

我不算老

尼姆·雅尔维一席谈

Interview of Neeme Järvi

采访_陆燕婷
文字_唐若甫

爱沙尼亚音乐的国际代言人，也是指挥家族的老大哥尼姆·雅尔维 (Neeme Järvi) 访华，赴北京和上海，指挥荷兰海牙爱乐乐团演出。对于这位年届七十二，主动选择放弃美国新泽西州交响乐团，重整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家而言，这一“落叶归根”式的选择带着太多的感情符号让人揣摩。怀着这种心情和对一位指挥家族企业的老大的好奇，本刊利用演出的休息时间迅速采访了操着一口浓重东欧口音英语的指挥大师。



● 爱沙尼亚的音乐氛围总体如何,可否简单介绍一下?

○ 和中国的音乐大环境有些不同。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国家,有着深厚的音乐传统,特别是合唱和演唱传统。我们国家有着许多合唱团,有多达三万民众参与到不计其数的合唱节中,听众的数量更多。但推广爱沙尼亚声乐最大的问题便是语言。百多年前,爱沙尼亚人说着许多语言,包括德语、俄语和瑞典语。如今我们试图通过合唱艺术重振爱沙尼亚语雄风。

● 2010年11月,您将第二次担任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之职。对此外界盛传您有一个老年人落叶归根的情结?

○ 我才不是老年人。我一点都不觉得老,只是看上去比以前老。当然我有我的优势,我能讲爱沙尼亚语。这是一个庞大的乐团,百多人,我曾经为之付出过很多努力。这么多年来,我在美国和欧洲各地指挥乐团,阅历和见识都大有长进,我很高兴回到我事业的发迹点。而且以阿沃·帕特(Arvo Part)、爱德华·图宾(Eduard Tubin)和鲁道夫·托比亚(Rudolf Tobias)等为代表的爱沙尼亚作曲家和我都有着深厚的

交情,从小就认识。那时我指挥爱沙尼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奏他们的作品,如今能够再次回国集中演奏他们的作品,很亲切。我指挥了几乎所有阿沃·帕特作品的首演,我们可是哥俩好。帕特的《第三交响曲》便是题献给我的,这也是作曲家本人的转折点。之前帕特很现代,之后他成为一个很虔诚的人,写了很多合唱曲。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进军西方,功成名就。我终身就致力于推广爱沙尼亚作曲家。

● 您的音乐偏好肯定也是爱沙尼亚音乐胜于传统德奥音乐吧?

○ 我偏爱各国音乐,比如匈牙利和俄罗斯音乐,包括普罗科菲耶夫、柴科夫斯基,还有荷兰、芬兰和挪威的音乐。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每个国家的民间音乐也有各自的传统。音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正如格林卡所说,音乐来自于人民,作曲家只是改编者。

● 在音乐道路上,作为指挥的您怎样扶持您的儿女?还是他们自力更生的?

○ 我的三个儿子都是指挥家,女儿是长笛演奏家。他们从小到大听了很多我录制的各类音乐,尤其是莫扎特、海顿和爱沙尼亚音乐,所以才会对音乐行当

感兴趣。我有七个孙辈,其中有一个孙子九岁,已经在指挥合唱团了。他并没有把指挥当作事业,只是觉得理所当然,因为他祖父是指挥家,父亲是指挥家,叔叔阿姨都搞指挥,所以自己指挥也就在所难免。其他六个孙辈都太年幼了,现在只会唱歌,都有音乐天赋。这真是一个音乐大家庭,有点像电影《音乐之声》。

● 您录制有四百多款唱片。听自己的录音么?

○ 或多或少吧,但实在没有时间听自己的录音。有时指挥同一首曲子时,我会听一下自己的录音,看看自己过去是怎么指挥的,温故而知新。但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向前看的人。

● 您是乐队训练大师,将瑞典的哥德堡交响乐团从地方乐团训练成为今日的国际名团。有何诀窍?

○ 二十多年前我指挥瑞典国家交响乐团。无论是在录音还是国际巡演中,我总是从乐团中获得我想要的效果。重要的是训练和训练的方式,而不是在排练时演一遍就回家。作为指挥家重要的是排练和训练。■

◎感谢上海音乐厅为本次采访提供便利

